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書林周日校刋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天意䜟然於此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言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爲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悖於禮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火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

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皇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是之臣愚未敢以爲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張璁霍韜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瞽瞍爲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鯀爲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衰衣
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
或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
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武
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
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
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
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上
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孝武爲宗
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

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追
所生曰帝后上尉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益有不能已
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
之心實未遑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
擬議之未定乎為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
考與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
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
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淆尊尊親親並行不
悖其庶幾乎至于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
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祔主已
祔太廟 皇上承 統續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興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絶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曰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絶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

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須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群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

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一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
稿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
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
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
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
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
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
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
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主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廕子錦衣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敘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為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廕子錦衣衛指揮。亦非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未建桓之策。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也。楊廷和等。何

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管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反輕於敝袴乎臣韜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貞封武功伯隨褫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宋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賴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

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
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璁嘗論勘處倭寇罪狀
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夷狄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厲
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
殺族類為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乖方馴致將卒虧衂
疆場侵駭乃蒙寬縱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
勵臣工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
職專海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辨

其眞僞又不能輯柔以解其釁端無早見豫待之智亡
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庸懦莫遏亂兇劫掠我民焚燬
我公署戕殺吏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救賊害將官劉鏞
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終師辱
國終莫遏失機之罪令廢祖宗之法乃徑行薦劉通銓
背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
之民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吏貨倉卒鬨亂
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卯翼之私遂出
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
劉訢叨任勸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
遠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彰公論庶國
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

安南黎譓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懬尋弑懬自立

譓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
登庸立譓幼弟懬而相之尋又弑懬自立國分爲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
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
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日
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

部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盖東夷有
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
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
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詘
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獻王主祀不報○秋虜入
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
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
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
大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淶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與獻帝后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推

明正諭尊陛下爲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
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　紀費宏授以手勑面諭欲加稱
興獻帝爲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
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諄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
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
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
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
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

後爲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
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盖自張璁霍韜上
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違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
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　皇上在
興國太后之側慨與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
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
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
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
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
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
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

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
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
爲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
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
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
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
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
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
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預算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祥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雖不受福無德雖不受禍聚房周科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

衷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己約躬又能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内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顯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内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
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靡費盡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　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
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累議賑
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
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
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
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
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
倖門傷治体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甚急於此必
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愼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得已即賜停止務求安静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
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
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証以凟天
聽至於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
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歴聖言之若出一口
傳曰最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
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禄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
欲修攘以銷盗賊夷狄之謀者俟命移咨兵部上議仍
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國體民生
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
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禄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

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環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筭周密爲曆數天子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爭其期則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

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内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黄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逵數盈漸差天度距

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
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按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秋
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
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
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
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山東
道御史朱節誤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 皇上入
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
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
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
精算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

治曆之法聞其槩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筭者及今於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殊

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覩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霰雹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

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衢歲一受

事六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青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

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殷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矢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收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埜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廚主饗讌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

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　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從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

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

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廉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

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日還參衆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　皇上入繼大統考孝宗母昭聖盡純得乎天理之正深愜乎人心之安者也今興獻帝后已極尊稱而聖孝無窮復令臣等再參衆論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與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强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絶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

名席書桂萼張璁霍韜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爲重嗣爲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爲已憂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子之祀享爲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扃扃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二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河亶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爲繼後圖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己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千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奄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為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　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為祖訓故　皇上以興獻帝長子。纘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教敬　皇上卽位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興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為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為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願賜裁斷。廢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　)張璁復疏曰　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

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强比與爲
人後之例以皇上爲孝宗之嗣絶興獻帝父子一體之
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
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
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
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
伏見當時聖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
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
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
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
不皇爲歉與之爭焉既而帝興獻帝以爲皇上之心必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
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　皇
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旣更
推尊之義安在遂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
可攻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旣甚矣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
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　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
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
人之見不足以明　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
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
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强臣臣不能强人者也

執政不能强　皇上皇上不能强於執政者也茲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
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决容有心明而面
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
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
旨為之子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
今焉可改之但可於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
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
初奉武宗遺詔為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為之子也
况　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
有皇上自藩邸為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皇

帝位繼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興獻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已者也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以泯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况今日以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伏乞再詔中外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武宗爲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萬世之望也。疏奏。上曰。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與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大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慮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虧改議矣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珤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乃子詔止席書張璁桂萼來京

張璁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昭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興獻帝興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爲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旣稱興獻帝興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爲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興獻帝興國太后。旣不可爲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太后。不得爲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乃固摒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爲人後之例觀其擬請。與獻帝於帝字上。興國太后於太字上。更加

一字。蓋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漸皇上未盡之心者耶。臣等逆知其然。發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非。宣昭大義。此真 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覩勅諭。已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爲皇上但見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豈能陰察其欺乎。遂使 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旣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

兩考之禮乎。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感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遂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之辭。斯不失爲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明皇上爲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爲不當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啟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令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爲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濟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惧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爲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

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　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　皇上與爲人後之例蓋不過强附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爲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母昭聖慈壽皇
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
生二字如此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爲
人後之説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
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
終以　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
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
而語必塞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名張璁桂萼來
京以册書爲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冕言皇上旣受命於武宗則即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

嘗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興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没而廟祀大内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萼璁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盖改稱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　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願罷免上白朝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述經所定　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冊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擇奉先殿西室亟修飾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己酉上兩宮尊號

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

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磐名言。本生父母與
獻帝。與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歉
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與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曰。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無盡夫至情。
蔣冕致仕○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
○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
○張璁桂萼至京師
璁萼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
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
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盖父子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推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宮。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命皇上爲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爲之子也。况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絶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尊稱献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是明爲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本也豈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猶以兩考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此又坐献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播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

命子曰女以爲母責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
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爲之子復以　皇上爲子章
聖正生　皇上而不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兩宮
之好乎啟兩宮之㜊乎誠毋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
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
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旣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
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
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
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獻皇帝故謂
不應爲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䎖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蕚等行取來京。黃綰張璁旁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諜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蕚張璁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蕚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賢自古帝王之治。蕚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忤違。宇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

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
議論亦異可復强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
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
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獻帝冊去本生二字
內閣毛紀費宏石珤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二
三人所敢輕議畫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
伏望皇上審處愼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
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
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
怖而退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是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戍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一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脅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

因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傅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傅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焚府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未死掠其家乃出遂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勑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令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乃笞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

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勅大同矣。適戶部遣
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督責也。衆夜集。擊李枝
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
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
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
也。且索府賄。代王出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
弟子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
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
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客機桂勇。督城中
兵討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曰天祐
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討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疃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疃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諸首惡既誅

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勑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脅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單器令首官衆稍平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

大同始定數年天苑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勑多官禮部侍郎朱希周郎中余才等奏曰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加稱興獻帝為本生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崇之典載籍所無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為煩瀆不能感孚於天地宗社朝更夕改彼重此輕甚非祗奉宗廟之禮也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於昭聖皇太后之稱混而無別矣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

何孟春同尚書秦金等。侍郎賈詠與學士豐熙等。卿汪舉潘希曾等。祭酒趙永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翱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趙儒等。大理寺正毋德純等。行人司正高節等皆言若去本生二字。則忘所生而忘所繼。徒知私親爲孝而不知紹正統爲大孝也奏入俱留中。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留中。必稱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争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
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
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遞留諸朝臣於
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争者當
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名於是秦金趙
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
九叙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
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張
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
釴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蕡毛玉曹懷
張嵩王瑄張衡鄭一鵬黄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裴紹宗韓楷黄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翱葉竒鄭本公楊樞劉頡初杲莊民表楊瑞張英劉譓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録京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敎鍾卿密胡瓊張藨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寘元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猷李舜臣馬蒙彭澤張鵾洪伊凡十有二人。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秀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劉雨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鄭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豪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璁張懷翁磐李文中

張潔張鐣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
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
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
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
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
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
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
表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鏓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鎬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瑄劉
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
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呼孝宗皇

帝者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視乎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且重而本生二字爲要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耳若不舍己從人何以爲治上復遣司禮監官諭之曰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凡八人于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

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并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上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爲由實爲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爲乃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表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國子祭酒崔銑罷

銑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絶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爲弟而長以倫序則孝孝宗是故必陛於所生斯爲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禦卻之

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伏誅遂聚夷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冦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

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
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
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遷延
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加峪關獻民只用九疇議
請遷殺夷使閉關絕貢遂還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爲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
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上議　太祖傳統至孝宗孝
宗爲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子孝宗親
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受

武宗遺詔入繼大統禮官失考議稱號宜宋濮安懿王事主祀宜漢定陶王事臣等竊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嗣初未嘗立皇上爲嗣與漢宋事大不相同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眞萬世大法也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天理之正深卽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獻皇帝主別爲

稱宗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詔諭天下○丁卯石珤上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卽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已明石珤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事君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丙子詔曰人君爲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存於篤親而名

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者于茲三年矣尊親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恭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爲乎況漢宋二帝嘗爲立子而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爲人後者不同今以爲繼嗣實非我聖祖垂訓之意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祇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

羨未嘗有間懈然此心夙夜不忘惟恭穆獻皇帝章聖
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
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
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
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
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親之誠

壬午工部尚書趙璜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璜等言遷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謂顯
陵為先皇体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萃焉
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動三也太祖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不敢輕議上命禮部會多官議○癸未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山陵乃先帝体魄所藏事体至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丙申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上命罷議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慊光祿寺署丞何淵遂奏曰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而有光於正統矣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祔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

干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　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　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我朝推所自出之帝止於德祖何淵乃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廟爲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殿即爲禰廟何淵乃

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上仍命會議張璁桂萼亦各上疏言何淵所奏非是上復曰待會議審處五月辛酉張璁桂萼復同上疏曰此禮初議咸以興獻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矣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而尊稱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獻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爲民極者也假使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者未聞皇上審處之言

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也。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據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等萬死不敢以此誤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下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皇上大孝之心

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禮部尚書席書等復上議大禮已定人心甫安臣等非不知皇上孝心無窮奈何禮制有限上仍命將夏商周典禮博考會議於是大學士費宏等尚書廖紀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忠等南京給事中黄仁山等御史王世爵等及黄綰黄宗明皆言何淵所奏非是張璁桂萼告席書曰觀德殿實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丁丑禮部尚書席書等議曰立廟之議羣臣屢執以爲不可及奉聖諭仰知我皇上達孝之至也考之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

以天子諸侯。今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帝號。宜別廟
擬名。觀德殿在禁內。太常不得行禮。百官不得陪祀。果
於禮制有乖。今宜磚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以立禰廟
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次不與太廟並列。祭用
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聞於列
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至於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
議上。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
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
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
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
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
憲奏出平京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大學士石珤致仕○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

撫事○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爲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轢隣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與猛交請討之未報姚鏌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佯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爲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

人漳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諸將見希儀已破猛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月當捜至諸將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眞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常好陸綬馮爵岑約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無何蘇綬復叛。藩臬諸司素與鏌沮者。因倡言猛未死。鏌爲歸順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而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焉。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提督都御史姚鏌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參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綬結爲死

鬻臣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撫臣舉錯失當姚鎮等撫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尋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鎮等勘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晉錄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〇以張璁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

侍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歸、
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卻之○九月巡
撫兩廣都御史姚鎮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
地方○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
士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仍兼掌
都察院事○召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
辦事○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粮儲數十萬。革冗
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庄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

憲總督陝西軍務○論張璁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時桂萼以禮部侍郎掌刑部事方獻夫以少詹事掌大理寺事會問張寅事情璁言臣等伏承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寃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係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葢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赦馬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宥當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入人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臣等愚昧。以爲必就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求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

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伏乞聖慈矜察。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

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乞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寢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秪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鮑杌如破

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絶峪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難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

○蘇受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守仁受鉞專征總

制。四省。樸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託事何哉。且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

進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張璁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傅周召。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

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歛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之用卒致夷狄内横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爲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汚穢青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内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夏也夫内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没家資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況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内閣

貪汚無恥。習以爲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賄賂。故每爲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爲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其官。必其主張其人。然後行取。且得卽選科道。引爲

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為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為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張某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為之為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僨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來鑽求為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真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訐者但得寬恩天容委為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

盜賊之甚爲貪欺營黨之資其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非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爲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矣所畏於人者恃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决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爲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譏邪乎欲與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决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

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巳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間有執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揑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爲可鑒也君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淸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張璁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廵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廵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旣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惧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

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
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
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一小州殘弊困劇之
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
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
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
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
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
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
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
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

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矣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

三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强獷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巳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伏兵九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與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巳之策縱使有濟

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從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强猾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乎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

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筭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為淮西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為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是年鄉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先是張璁題爲愼科目以風勵人材事奉欽依開科前數月各布政司呈禮部會舉京官每處二員具奏馳驛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干預內簾職事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勑于天下

朕以宗支聯末恭膺天命克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于我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鞠育誨道以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爲人後之倫謂宜考孝宗母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

爲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尊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依前議則悖我　大祖遺訓奪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已之言鼓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爲輔臣范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

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尚書。仍主邪議公言于朝吏部郎中夏良勝恃銓曹之權脅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嚷猖狂放肆縱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執持不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等略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正論於義理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倫理燦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

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脅
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
大寬宥。革了職着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
次則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
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職銜。何孟春官雖佐貳。而情犯特
重。夏良勝雖係官屬。而釀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
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
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
干人衆。情類脅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
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
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編戍充軍。或削職

爲民茲不再究。嗚呼敘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
天子之大權。若一槪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公。必
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
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
皞之治。于無窮焉爾禮部仍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
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再照斯禮所議之失原皆在
朕弗聰弗明所致。內自省究。亦不敢自恕。其凡被脅從
者。旣已寬宥。勿得自懷憂疑。當思勉爾之職。共圖治理。
則所汚者猶未及焉。顧不美哉。故諭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

本奇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滿速兒欲殺牙木蘭牙
木蘭俱棄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
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瓊代總
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兒罕及哈
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
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剌侵肅州
游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敬爲
先匪昵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
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尊我聖祖兄終弟

及之文。令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首命禮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項奈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春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爲人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頓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罔有所得。上賴皇天鑒佑。眷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尊稱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能爲。實由朕中昧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裨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幕鞠劬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

罔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祗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謚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徽號爲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應頒恩賚

總制兩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征八寨斷藤峽奏捷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

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請兵誅剿。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撫綏少息，而各賊仍肆猖獗。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及約盧蘇王受等兵，俱爲犄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

冬十一月，虜大掠寧夏塞。○總督兩廣軍務王守仁乞回籍就醫養病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萼之力萼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萼以安南有亂冀可倚徼成之乃陰以首尚書授新建伯若萼爲思田者使欲狀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萼遂恚恨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郵典云

己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求

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為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僨中國霍韜上議曰竊見近日兵部覆題因番通貢事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略請自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内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絶貢盖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貿易也若絶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啖腫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蟲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眞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卽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遐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脅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與復或者

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刼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内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廪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循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

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患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　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

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 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

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立陝

番酋要我封爵矣求王哈密矣然則爾將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通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埸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王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翰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

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
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
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
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
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
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
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
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
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難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墩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　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而鹽價

日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而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俱饕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例，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憤采众議，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陛下勑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勑戶部：甘肅邊糧粟

弃之。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盡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莫安，萬世永賴。聖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簽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

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財力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但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剌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揷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任牧河西塞上北虜盤據西海尾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八月張璁桂萼並致仕

霍韜上國是疏曰張璁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璁

孽既去。臣豈宜獨留。臣若貪戀隱忍。不求罷黜。則內餒
氣索。不能分別善惡。以上報　陛下。臣既知善惡是非
所在。又復顧忌禍福。不肯明論列。則邪說橫行。善類蒙
辱。又臣大不忠以上負　陛下也。仰惟　陛下任用璁
萼。眞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
復何言。　陛下始以璁萼爲忠則任之。及其罪敗則黜
之。明照如日月。剛斷如雷霆。至公無私如天地。君德君
道。萬世罕儔。臣亦不容强爲半辭。以仰贊曲諂。今日
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爲　陛下詳陳之。蓋
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是故臣不得不別
白言之。使世之善類。不爲邪說所汚染也。嘉靖六年。張

璁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曰，自古地震，或爲勞民，或爲小人謀君子，或爲夷狄侵中國，或爲大臣專權，皆不可不防也。璁萼雖以臣言爲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曰，勿多專權，作福作威，古今所戒。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爲，然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璁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不敢受官，他日爾自保全可也。臣答曰，爾今任職，知者則曰，揩艱履危，萬無保全之勢也。不知者則曰，遭機際會，遂登貴顯之途也。奸險傍覷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置韜暫在散地，有禍則甘與同敗，韜之亦

復能白爾心迹於萬世。璁等曰。　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曰各行其志可也此璁等與臣趨向不同者一也璁等毋攻訐楊一清過失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係衆望可也璁等曰楊一清哄璁薦張永璁初以永眞可用遂聯名薦焉既薦矣永饋璁金千兩銀二千兩璁叱出之既而聞楊一清等皆受納矣張永死伊姪張容等皆授錦衣璁在試塲不與聞也楊一清納賄爲之力也此其奸贓所可惡也太監蕭敬死饋楊一清等銀二百兩紵絲二十表裏假曰求作墓志也實則先啖以利而後大有所求也所饋銀幣獨

璁斥出不受。未幾蕭敬家人。求充校尉三十名。璁盡削之。一清乃語內臣曰。張少傅不肯。予無能爲也。嫁怨納賄。尤所可惡也。臣曰楊一清納內臣之賂。猶可恕也。惟受文官之賂。禍及百姓。猶可惡也。去年薦其門生馮淸出鎭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奉旨行勘。一清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贓跡。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矣。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也。今去官矣。蓋求一清起用之也。一清叩其使者曰。爾員外知此書乎。使者曰。不知也。一清喜曰。勿語汝家員外。我乃爲爾。乃作私弊。俾一中實盈

取利償之員外者劉一正也前任吏部員外者也此亦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聖上感其言有　旨命翰林官輪日入直以備顧問楊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分其權或發其奸也故議翰林官三八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一員領之一以箝講官之口二以壅蔽　皇上聰明也昔宦者趙高謀專權寵告秦二世曰人主所以貴者惟使人聞其聲不見其面也二世遂居中禁不接羣臣趙高乃得專權于外楊一清之謀即趙高之術也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間災變屢降其在京師或黃霾蔽天則大臣蔽主之應也地震則大臣專權

之應也其在四方或蝗飛蔽天則贓吏之應也或久旱不雨則有司失職上澤不下下情不上通之應也人妖物異星變山裂各以事應皆於分野占之楊一清者如有忠謀自宜條陳曰某州奏某災爲某事之應某分野有某災爲某地方所屬某事之應在京師則大臣宜自引罪在四方則行撫按嚴考有司行何虐政以召災變有罪則誅之有弊則革之有寃則雪之是則消弭災變以召太和之氣也乃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聖主日夕焦勞莫知爲謀一清又復幸有災變暗嗾內臣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楊一清奸贓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訐之者蓋以

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璁萼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璁萼之短也是故璁萼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此璁萼與臣趨向不同者二也前月臣聞楊一清與張璁桂萼雖隙已深臣乃登門和解又爲書勸之謀將消其怨恨同心共贊聖明也不意一清璁萼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構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嗾言官攻擊璁萼且濫及善類矣臣今未及備述情節惟略述璁萼之過幸 陛下垂察焉璁萼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

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爲臣等分怨若王
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璁萼言不能用復力
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璁萼過人素無禮其遇
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欵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
應其所求復峻色拒之故人人不堪楊一清因與搆隙
遂使腹心人哄內臣曰張璁桂萼與霍韜倩大明會典
查內臣原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員也以
致內臣人人自危曰必得楊師傅在位我輩乃得安也
璁萼若即奏聞陛下明示內臣曰今日奸贓之弊文
官爲甚欲安天下者須自懲治文官始豈有不先懲文
官乃遽及內臣乎脩會典所以必查內臣員額者將以

見祖宗家法之善足法萬代又使內臣各知職守勿惹外事以招物議又使文官勿過攻內臣以激禍變耳豈有裁革內臣之理也若此言早聞于內臣則內臣必不危忌而有今日也璁萼始以無禮致怨復以疎謀取禍此其過二也臣嘗語璁萼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爲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爲朝廷收用之璁萼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粲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矯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臣姑未盡究粲倫之說惟就其害義之大者一二節言之粲倫之言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麒皆江西人也桂萼親黨

也胡森王澂浙江人也張璁親黨也然陸粲非南直隸
人耶非楊一清親黨耶又陸粲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
也陸粲徐縉又皆王鏊門生也今哀榮錄可考也徐縉
爲南京考官陸粲中式第四律以鄉黨隣近則徐縉宜
避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粲不宜入
試昔陸粲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廻避律人任官則以
鄉里爲諱何也豈明於攻人暗於省已歟去年議禮凡
攻擊璁蕚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璁蕚者又復得罪如是
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
爲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部令内外上下
互相抵牾然後爲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粲倫之言足以

釀禍亂也要之皆非槩倫本心也特爲楊一清㓨誘遂顛倒至是耳此璁蕚不能爲國取材致之流落失守其過三也楊一清使其心腹編脩金潞沿門恐喝科道曰聖上眷注楊老先生千年無伍爾輩有不附楊公攻張桂者决有後悔科道見陸槩王準先進本且得提問計出無奈亦不得不攻擊善類以自脫禍則今日善類蒙禍皆璁蕚得罪楊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臣所歷述璁蕚罪狀如此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璁蕚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臣謹謄錄臣向日與楊一清及璁蕚書稿二摺上瀆聖覽則璁蕚激怒楊一清之故可

見大略而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之罪亦不能辭矣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眞干碍典法即置之市曹爲奸黨之戒若衆人被劾俱無實跡由言官被人哄誤所致亦明於辯理庶爲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最宜先定者臣是故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

九月張璁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俺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二十六卷終